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 
第八十三回 二強寇定計傷好漢 四豪傑設法戰群賊

明明在上，顧畏民岩。民之父母，民具爾瞻。知縣官職雖不大，卻為民之上司，若要作威，不能愛民如子，一方甘受其苦，所以聖帝明王於此獨加小心。曾記唐史有段故事，聽我慢慢講來：唐玄宗時，以縣令係親民之官，縣令不好，則一方之人皆受其害，故常加意此官。

是時，有吏部新選的縣令二百餘人，玄宗都召至殿前，親自出題考試，問他以治民之策。

那縣令所對的策，惟有經濟詞理都好，取居第一，拔為京畿醴泉縣令。其餘二百人，文中不中策，考居中等，姑令赴任，以觀其政績何如。又四□五人考居下等，放回原籍學問，以其不堪作令，恐為民害，也不敕令。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及外面的刺史，各舉所知的好縣令一人奏聞於上，既用之後，遂考察那縣令的賢否，以為舉主的賞罰。所舉的賢，與之同賞；所舉的不肖，與之同罰，所以那時縣令多是稱職，而百姓皆受其惠，以成開元之治。今之知縣即是古之縣令，欲天下治安，不可不慎重此官也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詩曰：

世事人情太不平，綠林豪客各知名。

何須定要傾人命，暗裡謀人天不容。

且說徐良到了屋中各處細瞧，但見西屋裡有張八仙桌子，桌子底下扣著一口鐵鍋，兩邊有兩張椅子。徐良叫大眾瞧，說：「你們看，這有些奇怪。」三位過來一瞅，艾虎說：「人家無用的破鍋，你也起疑心。」徐良說：「你看看，這是新鍋。」艾虎說：「新買來的，要換舊鍋還沒換哪，也不足為慮。」徐良說：「老兄弟，搬開瞧瞧。」艾虎過去一搬，用平生之力，一絲也不動。艾虎復又將刀拉出來，欲要將刀插在鍋沿底下，往上一撬，便知分曉，徐三爺不讓，說道：「使不得！待我來用大環刀一剝，豈不省事。」艾虎說：「哥哥的主意怎樣？」徐良說：「誰也不準知是賊店，無非看著這事情詫異。就是少時要來吃食，別吃菜，淨吃他的饅頭。那發麵物件，絕沒有什麼毒藥與蒙汗藥。」胡小記說：「既然不吃，就告訴咱們大家吃素，不要酒菜了。」徐良說：「吃素，催著他要素菜，公然就說大家全吃白齋。」眾人議論了會子。

伙計進來問：「幾位爺要什麼酒飯？」徐良說：「我們要多著的哪。你再給烹一壺茶來。」伙計去烹茶。徐良說：「咱們要不用他的酒菜，再烹茶，也許給使上蒙汗藥。」

大家說：「有理。」少刻，把茶烹了來，問道：「幾位爺們要什麼酒飯，快吩咐，天不早了。」徐良說：「你們這有饅頭？」回答說：「有。」徐良說：「先端上五六斤來，我們先瞧瞧面好哇不好。面要不好，我們吃餅。」伙計說：「咱們這裡是玉面饅頭。」

胡爺說：「你取去，我們瞧瞧。」不多時，伙計端了一提饅頭，熱氣騰騰，就放在當中，讓他留下。伙計又問：「要什麼菜？」徐良說：「我們什麼也不要了。」伙計說：「怎麼不要菜呢？」徐良說：「你看不出我們來，我們都是吃齋。」伙計說：「吃齋，咱們也有素菜。這裡素菜還更好哪。」徐良說：「是吃白齋。」伙計說：「吃白齋連鹹菜都不要？我給做點湯來。」徐良說：「湯也不要。」伙計說：「吃白齋的也有，怎麼可巧四位全吃白齋？」徐良說：「我們因得癆病，許的吃白齋。吃百日就好了。」伙計說：「你們幾位這個身子，還是癆病哪？」徐爺說：「你可別瞧這個樣兒，這都吃白齋吃好了。前一個月，連道都走不上來。」伙計說：「既然這樣什麼都不要，少刻，烹茶時候言語。」徐良說：「你張羅別的屋內買賣去。」大家吃完，有的是這壺茶喝了。把門一關，大家就在炕上安歇，也不脫衣裳，就有睡著的，就有醒著的，也有盤膝而坐，閉目合睛，養精神的。伙計淨過來問烹茶，就有五六趟。後來索性把燈燭吹滅，再來就說睡了覺啦。天交二鼓，店中也就沒有什麼動靜了。

直到三鼓時候，徐良就把艾虎、胡小記叫醒。胡小記並未睡著。艾虎將一沈昏，徐良低聲說：「有了人了。」胡小記說：「我也聽見了。」艾虎說：「現在那裡？」徐良說：「鍋響哪。」三人慢騰騰的下來，直奔西屋內。八仙桌子底下，就聽見那個鐵鍋「嘩喇」的一響。三位爺輕輕的就把八仙桌子挪開，椅子也就搬開，慢慢的往那裡一蹲。

你道為什麼不叫醒喬賓？皆因他粗魯，說話嗓音又大，故叫他睡去倒好。待了半天，就見那鍋「呼」的往上一起。徐良是聽見說過；艾虎是守著綠林的人，懂的；胡小記幾時見過這個事情，就嚇了一跳，幾乎沒有坐下。三個人暗笑。就見那鍋左一起，右一起，起了好幾次，嗣後索性起來就不落下去了，打裡頭出來一個腦袋，黑忽忽的。胡小記過去就要抓，被艾虎攔住。出來進去好幾次，後來有一個真人打裡頭鑽出來，早被山西雁一把揪住，借力使力往上一揪，刀到處人頭已落，把屍往旁邊一丟。底下那個問：「哥哥上去了？」上面三位爺不敢答言，怕他聽出語音來。又低聲問：「哥哥上去了？看你這道人，這麼問你連言語也不言語。」又一打唻，說：「唻，他們睡了沒有？」自己一篇氣上來，被艾虎抓住，往上一揪，一刀殺死。第三個上來，徐良一揪沒揪住，就聽見裡頭「咕嚕咕嚕」的滾下去了。徐良說：「不行了，開門罷，叫喬二哥。」

你道這個賊店是什麼人開的？這個人姓崔，叫崔豹，外號人稱叫顯道神。他這個黑店與別人不同，不是進來就死，看人行事。不怕住滿店的客人，他總看著那個有錢得值當的，用蒙汗藥把他蒙將過去殺了。第二天眾客人都走了，然後就在後院掩埋。已經有幾載的工夫，一點的風聲沒有，極其嚴密。可巧有綺春園的並鐵塔崔龍到來，皆因綺春園事敗，六條人命，□幾個帶重傷的。叫艾虎逃跑，又與趙盛、薛昆、孫青、李霸俱都失散，未能見面。自己捨了綺春園，又不敢回家，怕的是兇手跑了，他得打官司。故此連著夜走，也是白日住店，找了他兄弟崔豹來，說了自己的事情。崔豹不教他出門，就讓他在店後，一半張羅著店中的買賣。可巧這天，正然在上房屋中與他兄弟說話，聽見伙計說：「你是山西人？」他可就看見徐良。徐良他雖不認的，他可認的艾虎、胡小記、喬賓。趕著把身子抽將回去，就與他兄弟把此事說明：「這是鬼使神差，該當我報仇，也是他們自投羅網。」苦苦央求他兄弟。崔豹說：「你我乃是同胞的弟兄，你的仇人即是我的仇人。到了咱們店中，他們就是籠中之鳥、釜內之魚，就讓他們肋生雙翅，也不用打算逃脫羅網。」吩咐把猶三叫來。

不多時，猶三來到面前，見二位掌櫃的。每遇店中要是殺人用蒙汗藥，由地道進屋子，全是此人。他是管黑買賣的頭兒，姓猶，叫猶福，行三，外號叫小耗子。崔豹把小耗子叫過來，告訴明白了大掌櫃的事情，叫他囑咐伙計用蒙汗藥，晚晌要他們四個人的腦袋。猶三連連點頭，說：「這個事情交給我了。」轉頭就走。天到初鼓，復又回來說：「掌櫃的，這四個人可不好辦哪。」崔龍問：「怎麼？」猶三就把他們先要兩壺茶，又叫端饅頭瞧瞧，不要菜，吃白齋，竟把饅頭留下，連鹹菜全不要，後來再想給他烹點茶都不要了。「這個光景，怕有點扎手哇。」崔龍說：「他總得睡覺。等他睡熟之時，由地道進去，無非是多加點小心，不怕不行。打令子全有我們呢！」

猶三領了話出去，帶了三個伙計。後院單有兩間平台，打著燈籠，每人拿著一把刀。

猶三拿著一個紙舂子作的腦袋，上頭戴著一頂藍氈帽頭，一根棍子上一個青包袱，插上這個腦袋。進了平台，打開地板，倒上台階，走地溝。原來這是個總地道，要往那屋裡去，就往那屋裡去。可是各屋裡頭全有一口鐵鍋，鐵鍋底下釘著一個鐵環，一根鐵練，上面有個鐵鉤勾住鐵環，底下有橛子釘在地下，打外面萬不能將鍋揭開。不怕要是有人問下來，就說新買的鐵鍋。他們走在東屋那個鐵鍋的所在，讓他們拿著替身上去，摘了鐵鉤，把鍋掀了幾掀，支住鍋，晃替身，一點動靜沒有，後來人才上去。上去一個殺一個，第三個心裡頭就有點害怕，將一露頭，徐爺一揪沒揪住，他拼著命往下一仰，正打上頭滾下來了。猶三也不問什麼緣故，抹頭就跑，直奔平台上來，奔櫃房找掌櫃的說：「掌櫃的不好了！我們伙計連死了兩個，人家有防備。」崔龍、崔豹兩個人正在那裡吃茶哪，一聞此言，甩去長衣服，壁上摘刀，叫猶三齊人，撿傢伙往前院去。預備燈籠火把，撿長短的傢伙，大伙嚷喝拿人。

崔龍將到前院，就見徐良他們大眾出來了。

四個人連喬賓，也就拿著利刃在那裡罵哪：「好！你們是賊店哪！快出來受死罷！」剛一見面，胡小記、艾虎、喬賓就都認識崔龍，可不認的崔豹。見崔豹頭上挽髮髻，藍緒絹小襖，藍縐絹褲，青縐絹紗包，薄底靴；面似紙灰，白眉，小三角眼，尖鼻子，薄嘴唇，細長身子；手中拿著一口刀，撞將上來。大家動手。拿賊的節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